

意林
轻文库



绘梦
古风系列
029

茉莉文将军

纪出矣
著

(二) 定风波



欢喜冤家

从鸡飞狗跳到默契渐生，
围观众人喜极而泣，
期盼欢乐大结局！

奈何两人打破素结下众多仇家，
反派势力与江湖门派双双联手，
后宫妃嫔心深似海算计连连，
前路杀机四伏、险象环生！

病弱爵爷

重回苏州探案，
贪官皆怕他、恨他、欲杀他！

娇俏将军

化身护“花”使者，
决心助他、
罩他、守护他。

重重迷雾中，

小茉莉与病弱爵爷
能否保住自己的小命，
遇见彼此的真心？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意林
轻文库



绘梦
古风
系列

029

茉莉花 文标军

(二) 定风波

纪
出
兵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 长春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萝莉将军. 2, 定风波 / 纪出矣著. -- 长春: 北方
妇女儿童出版社, 2018.7

(意林·轻文库·绘梦古风系列)

ISBN 978-7-5585-2304-5

I. ①萝… II. ①纪…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98546号

萝莉将军(二)定风波

LUOLI JIANGJUN (二) DING FENGBO

出版人 刘刚
总策划 阿朱
特约策划 师晓晖
执行策划 张星
责任编辑 吴强 王婷 孟健伊
图书统筹 三木卷卷
特约编辑 雷凌云
绘图 寂山有饮 子涅
书籍装帧 胡静梅
美术编辑 王周益
开本 700mm × 1000mm 1/16
字数 450千字
印张 14
版次 2018年7月第1版
印次 2018年7月第1次印刷
印刷 天津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出版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发行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地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邮编: 130021
电话 0431-85678573

定 价 29.8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务部联系退换, 电话: 010-51908584



公元787年，唐封疆大吏马总集诸子精华，编著成《意林》一书6卷，流传至今
意林：始于公元787年，距今1200余年

意林[®]轻文库

青春最美，梦想出发

中国式好看轻小说优鲜品牌



目录

CONTENTS

097	083	067	053	041	029	015	001
第八章	第七章	第六章	第五章	第四章	第三章	第二章	第一章
巧舌如簧乔灵均	心有魔障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乐陵县玉衡真人	人生自是有情痴	人心不足蛇吞象	徐家女盛装观星	清风暖阳桃花落



目录

CONTENTS

199

第十六章 落草为寇

189

第十五章 诛心

187

第十四章 你方唱罢我登场

177

第十三章 京城好戏

153

第十二章 空城计

141

第十一章 香囊的学问

133

第十章 凤冠汁水试人心

113

第九章 屋漏偏逢连夜雨

第一章

清风
暖阳
桃花落





春日 是苏州城一年之中最水暖花美的时节。桃花娇艳，月季迎春，满眼姹紫嫣红。这是个万物生长的季节，“生”和“死而复生”都发生在这片土壤上，欣欣向荣。

然而，也是在这样一个季节里，仍旧有人在锲而不舍地希望一个人死。因为只有他死了，他们才可以在这片土地上，繁盛地“生”。

苏州太守陈怀瑾办了几桩大案以后，便成了这片土地上的众矢之的，短短半个月便遭到了大大小小十二次明杀暗袭。各方势力纷至沓来，却独独弄不死一个“病秧子”。江湖上杀他的报价，也从最开始的五十两，涨到了两百七十两的天价。

陈爵爷因此好些时日闭门不出，后来在他披着袍子在院里晒太阳的当口，又有人冲进宅子乱砍，他不高兴了，干脆照常出门。以至于苏州百姓终日惴惴不安，生怕他把自己“作”死了，每每遇到陈爵爷，必要叮嘱一番：“现下风头不好，您千万仔细些。吃的药带了吗？用的呢？怎么就带了一个个头那么小的捕快在身边？”

实在操碎了一干人的心。

四月二十二日采诗节，陈爵爷又带着家仆和乔灵均一起去苏州城外临山寺游玩。

寺庙临水，不远处有一片名为“连镜”的湖，湖水清冽，不染污浊。泛舟湖上，可清晰辨得水草肥鱼，确实是处踏春赏景的美地。

天暖回温，陈怀瑾身上的厚氅也换成了儒生长衫，衣服依旧大，能将他整个人笼住。

他仿佛永远不知笔挺为何物，在哪里都要歪着。手中的汉白玉扳指是圣上御赐之物，他有时低头把玩两圈，有时无意识地转两下，他还有些不习惯没有暖炉的日子，得找点儿能在手上“盘”的物件。

乔将军迎风坐在舟头，两条短腿搭在船边，用帕子蘸了溪水擦她的九环大刀，口中絮絮叨叨地说：“前几日刚沾了血，这会儿又出来，又要脏了我的刀。”

陈怀瑾为自己斟了一盏清茶，知道这话是说给自己听的，也不搭茬，只懒洋洋笑道：“在家多少浊水擦不得，非要在这儿亮这煞气东西，无端坏了至清的湖。”

她支起一条腿回身看他，也有了几分他的惫懒模样。

“这世间哪有至清？太过干净的东西才难保干净，这不是你说的？”

乔灵均不是纵情山水的人，有仗打的时候，浑身便如打了鸡血一般，没仗打的时候爱钻进街头巷尾，有曲儿听曲儿，有书听书，有酒喝酒。她爱极了繁华热闹，做不得闲云野鹤。

今日她本不愿来，若不是“某个不要脸的官”以她身为近身捕快必须随行为由，

只怕这会儿她早冲进四风楼琴书阁里听“张家媳妇大战裹脚老太太”的故事去了。

陈爵爷似乎忽然来了兴致，坐直身板，示意她过来。

“说书人的故事都是胡诌的，你爱听胡诌，不如给我些银子，我能讲上三天三夜。”

乔灵均看他说完，竟然还像模像样地拿了折扇撂在桌上，不由得拧干帕子走过去，歪头笑道：“那得看讲得好不好，今儿赶巧我荷包里带了些碎银子，你讲两段我听听。”

连镜湖的水，清可见底，但船行至水草丰沛之处便染了浊色。艄公撑着篙划进一片芦苇丛中，带起沙沙声。不知是船擦到了芦苇，还是芦苇刮到了船。

“是说青古县有一艄公，驾船送一对小夫妻入庙进香。娘子貌美，姿色绝佳，丈夫亦是临风玉树，好不让人艳羡……”

他当真讲了起来，语调中还带了说书先生独有的一番抑扬顿挫。

乔灵均明知他是在即兴胡扯，也不打断他，只在他讲到夫妇二人遭遇暗袭时，擦了两下刀柄问道：“杀他们的是哪一伙儿人？怎么那么招人恨呢？”

陈怀瑾倒了一盏茶，垂眸看着水中迅速闪过的黑影道：“这只能捉了活的再问了。”

话音刚落，平静的芦苇丛中突然蹿出数名水鬼，皆是黑衣裹身，手持利刃，直对着陈怀瑾攻来。

这些人的刀法极其利落，招招直冲要害。陈怀瑾亦是早有防备，纵身跃出，手腕一转，迅速拔出腰间佩剑，划开一道剑光。

乔灵均一个利落的鹞子翻身，抽出九环大刀同陈怀瑾靠背对敌，有人冲上来，也有人被她凛冽的刀刃劈退。

水鬼们攻攻为守，瞬息间将乔灵均陈怀瑾二人围了起来。

“早叫你老实度日子了，偏就不肯。”她侧头，睨了他一眼。

她的发高高束起，行动间，发尾自肩上滑下，英气又娇俏。陈怀瑾看着，突然很羡慕她肩上的发，可以如此服帖顺滑地挨在她的肩头。

这缕青丝若在早些时日，倒能摸上一摸，偏生这些天，她因着他挨砍还没完没了地出门，分外看他个不顺眼。

混得都快不如根头发了。如此自怨自艾着，陈小爵爷甚至有些“消极怠工”，长剑画了个圈，将靠近他的水鬼脑袋上的头发削成半圆。



他还要嘴硬：“你怎知一定是我的仇家？你手上这把九环大刀也不是吃素的。”

两个人的身家功夫都是上乘，乔灵均更是带领千军万马征战过，对此次突如其来的围攻，都表现得极为淡定。

然而，这群水鬼也并非等闲之辈，且以水上功夫见长，眼见强攻不下，便又一个猛子钻回水下。

水鬼非鬼，盖以水草浊色遮掩身形，水性极佳。水面归于平静后，乔灵均、陈怀瑾二人也只能依靠湖面波动辨别敌情。一时水草与黑衣交杂，不知道船下的刀会从何处伸出，亦不知道水鬼们何时会一拥而上。

暗箭比明枪利刃更猝不及防。

舢公此时早已吓得慌了神，将船驾得东倒西歪，朝着芦苇最为密集的方向驶去。

风过苇叶带起更加嘈杂的沙沙声，陈怀瑾凝神细听，在数名水鬼跳起的同时，率先运起掌风。

水鬼一击不中，潜入水底，再被击落，再潜。如是几次，水鬼竟被牢牢牵制于水下，落了下势。

陈府的禁卫就在岸边，此时听到动静也已在调船支援，水鬼们若再无对策便会被包抄。几个人交换了一个眼神，竟将矛头统一转向了手无缚鸡之力的舢公。

乔灵均见几人冲上船头便知不妙，焦急之下并未提防身后埋伏已久的一名水鬼。

“乔灵均！”

“陈怀瑾！”

就在水鬼的长剑即将刺进乔灵均左臂的那一刻，陈怀瑾跃身向前，挡在了乔灵均身前。

血腥气混杂着连镜湖独有的潮湿水汽，一股脑涌入乔灵均的鼻端，陈府的禁卫，也在同一时间跃上船。

十二名水鬼被尽数活捉。

一次游湖，没游出诗意，反倒游了一身的血腥。陈府人马回到太守府时，老管家陈放吓得险些晕过去。

他是陈家的老奴了，前后伺候过两位主子爷。前一位老爷是个墨守成规的主儿，成日专心政事，不顾身子骨。另一位倒是极拿身体当回事儿了，却终日“瞎晃”。今日这一遭不就是“晃”出来的？如此想来，更觉气恼了，老管家围着病床转了几圈，

发现躺着的那个无甚大碍，舒了一口气的同时，又免不了发了一大通牢骚。

“就非要看看湖面远山，非要学那些酸腐书生？现如今平白挨了这一下，可爽利了？没一个让人省心的主儿！”

“我听回来的人说，人家派了整整十二个人来砍你，你的皮是金镶银铸的？”

锦被软榻里，小爵爷的脸更显苍白了，没有一点儿血色。你骂他，他便老老实实地靠着，没精打采的样儿。陈放骂两句也就收了。

然而等你不吭声了，他眼中的神采又回来了，冲着脖子问桌前给他温茶的陈放：

“她去哪儿了？怎的不见？”

陈老爷子又怎会不知道那个“她”是谁？嘴巴开了又合，直叹这是个没出息的。都被砍成这样了，还惦记着那个不开窍的“媳妇”。

陈怀瑾挨的那一刀，从左臂横穿而过，离心口只有一寸。说幸，委实幸，说凶险，也委实凶险。他这么惜命的人，竟有替人挡刀的时候，这世间除了乔灵均，再难找出第二个能让他这么看重的人了。

“煎药去了。火急火燎的，煎药的蒲扇愣是扇坏了三把，厨房都差点儿烧着了。这会儿……”陈放撩开帘子朝外看了看，“正端着药炉子往这边跑呢。”

帘外暮色一片，霞光跟随红日落入远山，不远处依稀可见一双短腿在狂奔。

那真是狂奔，两条腿跑得比平日快了几倍。为了不至于看不清路，乔灵均干脆将炉子举过了头顶，埋头盯着地面冲，两只胳膊虽举着炉子却异常平稳。一张英气俏脸，此时也全是严肃，眉眼绷着，透着一股子直愣愣的傻气劲儿。

“人呢？死了吗？还在不在？”

然而冲进来说的第一句就不甚中听，仿佛床上那个是纸糊的，戳一刀就要“再见”一般。

“在呢，才刚醒了，你也莫急了。”

陈叔有些哭笑不得，待要再说两句，又觉这时不好多留，嘱咐几句便离去了。

房内一时药香飘荡，乔灵均顶着炉子在床前转了两圈，陈怀瑾用眼珠子跟了她两圈。

他觉得乔灵均真是好，模样性情，身段气派，哪哪都是好的，就连个头不高，在他眼中也成了娇俏。

乔灵均却不懂这些，前头便说过了，她是在军营中长大的，男人堆里摸爬滚打，没有做姑娘的自觉，只有一身“九爷”的义气。

陈怀瑾替她挡了刀，她便将这当自家兄弟。前段时间与他一同断案时，她也拿他当过兄弟，虽一直摸不清楚这人归属哪派政党，到底在心里存了一些他的好。而乔灵均的“好”，和陈怀瑾想要的“好”，自然又不是一回事。

“我看那些大夫个个吓得脸色跟你一样白，也不知伤得严不严重。”

转了一阵圈后，她在他的床边坐下了。两条腿分开，手就搭在膝盖上，是副分外有长者架势的问候姿态。

陈爵爷稍稍活动了一下筋骨，回了句“尚可”，肠子里的弯弯绕，是乔灵均看不出来的九曲十八弯。

他最不喜她拿出对待“兄弟”的姿态对待他。兄弟，就无关情爱，他要的是乔灵均的喜欢。

结果这人实在，听说他“尚可”，便也大大咧咧应了句：“没事我就放心了。”连声磕巴都没打就朝大门去了。

陈爵爷心里刺了一下，面上却不显半分。他眼睛半垂着，将自己歪进枕头里，须臾，带出两串轻咳，她果然又回了头。

“怎的又咳上了？”

“向来如此。”

他似笑非笑地回了一句，清清淡淡的模样。

乔灵均想说，那就把药喝了，目光落在滚烫的冒着热气的药炉子上，再瞧瞧他伤了的手臂，又有些说不出。他没说她喂药，但是他端不起药碗。

乔灵均想到过去在军营，柳十方也断过胳膊，也是她亲自煎的药。但是煎了之后，也就如现下这般随手放着了，不会踟蹰要不要喂上一喂。

柳十方长了张会骗人的脸，陈怀瑾也会，且骗起人来比十方更甚。可是这两个人还是有些不同的，至于什么不同……她大手一挥，权当自己是个蠢的。

“大夫说，这是固本培元的方子。要不要再加一服止咳的？”她走回床边。

他还歪在那里，脸色似比之前更白了三分，眼里却有一抹雀跃一闪即逝。

“单喝一服就好，多了怕冲了药性。”

这是他天生的毛病，稍有不适便会血色全无，他不声不响地表现孱弱，以至于脑子还有些不清时乔灵均就端了滚烫的药炉子过来。她将药斟到药碗里，再舀起满满一勺送到他的嘴边。

“赶紧喝了，好得快。”

乔灵均不擅长伺候人，便是伺候自己也是个毛毛躁躁的。一勺刚从滚烫药炉里舀出来的药，还没喂到嘴里，便已在唇前腾起了一股烫死人的热气。

陈爵爷侧了头，有些想笑，才要说“你吹吹”，就被她直愣愣地顺着嘴缝灌了一大口……

半刻之后，被送回家中的医者们再次来到了太守府。

这次要治的病是，上腭严重烫伤……

那日在连镜湖捉回来的水鬼只余两个活口。其余几个，都在当日服毒自尽了。这是死士的做法，为了防止被活捉后供出雇主。江湖人有江湖做派，有江湖做派的，便有江湖价钱。这十二名死士，应该花了金主不少钱。

陈怀瑾身体稍好后，便去地牢看望了仅存的两位“壮士”。

太守府的大牢里，自去年开始便异常热闹，几间牢房都住着要取他性命的人。

陈爵爷裹着他的儒生长袍一路溜达过去，还没走到尽头，就瞧见牢头李怀愁眉苦脸地过来说：“都住满了，您要是再被砍，估计就得再造一处备着了。”

牢头说这句话的时候，陈怀瑾恰好停在“梁上君”顾尚的牢房外。

他在里头住得挺好，一应用度都算不错，这会儿正用手抓热汤里的青菜吃。牢头说：“他每日都要这样吃饭，说是能练手速，不至于辱没了盗门的手艺。还指望能出去不成？”

顾尚还真打着出去的主意。

他相信陈怀瑾不会白养着他，就如当年的顾炳怀一样。看到陈怀瑾站在他的牢房外，他加快了手上的“进度”。

陈爵爷也不失他所望，端详片刻后，对牢头道：“把他转到三号牢房，跟凌渊阁那些人住去。”

这么寸土寸金的当口还住单间！

关押水鬼的地牢，在长廊的尽头。

尽头处没有点灯，离水牢最近，可以嗅到浓重的潮湿之气，听到水流之声。负责审犯人的捕快请示：“整整三日了，对方一个字也不肯说，要不要用刑？”

陈怀瑾拢着袍子歪在一把楠木圈椅上，没说用，也没说不用。

牢头会意，点上一盏灯便自退下了。摇曳的火光打在那张透着病态的书生面上，



看不出有一丝官气。没官气，却并不妨碍他做个好官，以至于许多熟识陈怀瑾的人暗自惧怕，防备着这个少年。

水鬼们也是做梦都没有想到，会招惹上这样的人物。

“我不是一个爱管闲事的人，杀我的，和杀错的，都各有计较。不至于死，也不至于长久地关着。”

良久，他抛出了一句似是而非的话。明白其中深意的两个人，身心都跟着一动。他们其实是杀错人了。

江湖人暗杀，多守在目标者时常出现的地点，以金主提供的画像衣着作为判断。陈怀瑾的身形，恰好与他们要杀的人相仿。他们也是直到太守府的兵赶到之时，才知道杀错了的。

陈怀瑾亦然。

他是察言观色的行家，知晓没有任何一名死士会在看到前来营救目标者的官兵时露出迟疑之色。除非，他们认错了人。

水鬼眼中隐隐闪过一抹希望，随即又被强压下去。他们知道，他会这样开诚布公地谈，自然要从他们口中换取一个答案。

而说出这个答案，是需要抛开江湖道义的。

“陈大人，我们……”

“你们想活，也知道交代了什么才可以活。”

不待他们反应，他便再次打在了他们“七寸”上。

这次负责暗杀的十二名死士先后服毒，唯有他二人活了下来。这就说明，在他们心中，命比任务重得多。

可对江湖人而言，声名又是比命还要重要的存在。

水鬼一门隶属四川萧山阁云溪派，若此时他们悉数供出消息，无疑是陷整个门派于不义。这又让他们陷入两难之地。

陈怀瑾继续道：“你们不说，也无大碍。你们该知道，在官僚圈里，有一个万年不变的真理，便是将错就错。难查的，不难查的，懒得去查的，只要有人顶锅，都懒于费周折。我跟他们也没什么不同。这地牢也住了这么多的人了，多你们两个不多，少你们两个也不少。”

陈怀瑾是深谙谈话之道的人，知晓此时不宜逼迫。敌乱我静，里面的人比他更害怕这种沉默。

牢房内的烛火明灭，石墙砖瓦里，仅有一扇窄小的铁窗通气。它像是预示着一些人的后半生一样，提前用它的狭小，无声地诠释着什么叫暗无天日。

“陈……陈爵爷，我们……”

其中一名水鬼跨开了一步，很快被另外一名拉住。

“爵爷，我们没什么好说的，要杀要剐，悉听尊便吧。”

“如此，也好。”

陈怀瑾缓慢地转了两圈手上的扳指，复一抬手，示意牢头将二人放出牢房。

“那便出去吧。御史中丞廖庆芳是个里外直愣的傻子，你们要杀他，本就无须在湖间埋伏，直冲入驿馆，那人只怕还坐在案前奋笔疾书。”

这是要……放了他们？

水鬼踟蹰在牢间，没有一个人敢率先迈出这一步。

他们不是傻子，知道陈怀瑾分明是在以退为进。十二名死士，十人皆已死在了连镜湖，两人被活捉。他们这个时候被放出去，即便活着回到四川，也会被门中人所不齿。金主那边，更会以为他们交代了什么。

“大人这是送了我们一条死路啊。”

一直闭口不言的水鬼缓缓道出了这一句。

“你们要生路吗？”

男人回首，用方帕掩住一串轻咳，还是那副云淡风轻之态，仿佛说与不说，于他而言都没有什么大碍。

水鬼身形微顿，转而接过牢头准备奉上的药茶，双手送到陈怀瑾面前。

“想。只是……在此之前，小人尚有一事想要请教大人。您是在什么时候知道，我们此次要杀的是御史中丞廖庆芳？”

“刚刚。”

盘问完水鬼以后，陈怀瑾便去了苏州驿馆。这是苏州城招待巡查官员的地方，五年前还是处潦草摆设，绵雨时节漏水，大雪寒天不如破庙好歇。苏州城的官儿都精得很，摆着一处陋室供巡查官员查验，以此显露自身清正廉明。

陈怀瑾上任以后就拆了个彻底，改建了一处像样宅院。贪与不贪，本就不是流于表面的东西。

馆内端坐案前的廖庆芳果然如陈怀瑾所言，在奋笔疾书。

御史中丞是谏官，一年之中大半时日都游走在各地县衙，拥有独立弹劾权，甚至有时皇命都可不遵。身在其位的人，是贪官们最为忌惮，也最恨之入骨的人。

廖庆芳是官门子弟，比陈怀瑾长两岁，身形却与他有几分相似。不同的是，廖庆芳是个实实在在的书生，不会武，只从政。

陈怀瑾自己打了帘子进来，廖庆芳见了他，也并未露出意外之色，反而笑了，抬手示意他落座。

他说：“我这里没有好茶，既来了，便不要嫌弃。”

陈怀瑾少时曾跟廖庆芳同拜于秦临书门下，是同窗好友。两人还有一位同窗，但陈怀瑾不大愿意提起，是那位看见什么都要炸上一炸的柳十方。

三个人少时在一个院中居住，其中两个终日打得天昏地暗，廖庆芳也不调停，只在最高的老槐树上读书阅文。实在被炸得不能住时，他也指着鼻子骂过两个人，骂得蛮文气，全然不似陈怀瑾、柳十方那般纨绔混账。以至于陈柳二人多数时候当是耳旁风，照打不误，待到各自扳回一城，再反过来找“离家出走”的廖庆芳。

庆芳不喜争抢，是个闲云野鹤般的人物。陈怀瑾少时病弱，也亏得他几番照顾。柳十方是从来不会照顾他的，非但不照顾，还要半夜三更往屋子里扔火雷，被廖庆芳告到先生那里以后，老实多了。

十方常说，庆芳真偏心，终日只知道照顾那个病秧子。我眼睛都快瞎了，也没见他扶我两下。这话说完没几日，柳十方又忍不住要献宝，拿着自己新做的火雷给他看。

少年的情谊，总是分外纯粹的——纯粹的喜欢，和纯粹的不喜欢。

陈怀瑾和柳十方讨厌了彼此多少年，便各自跟廖庆芳交好了多少年。

那时的廖庆芳便是寡言的性子，现在依旧如是，着人奉了茶后，便依在案前继续奋笔疾书。

陈怀瑾知晓他写的是密奏的文书，因此也不上前，只在他落下官印合上书文之时，唤了一声：“庆芳。”

“嗯。”

他应了一声，扬起脸来，打算为他再斟一盏茶。

廖庆芳说：“我常年在行走，不觉间便没了品茶赏茗的本事，今次这茶是粗了些，你莫嫌弃才好。”

陈怀瑾笑得有些勉强，按下他倒茶的手说：“你知我不是为喝茶来的。”

旧识之间交谈，最大的好处就是不必藏掖，他不准备绕圈子。

“知道。”廖庆芳依旧将茶倒完，缓缓道。

“连镜湖的事我有所耳闻，只劳累你代我受了这份无妄之灾。”

廖庆芳自入仕途后，便知这顶乌纱不会让他消停度日。这些年来，他办了许多藏污纳垢的案子，也将自己推上了难脱身的险路。

若非他家世显赫，官门子弟，只怕能否撑到今日都是未知。

陈怀瑾叹了一口气，脸上难得没有一丝玩笑之意。

“你我之间不必谈代受，只一点要提醒你，这次的金主……”

陈怀瑾以手为笔，缓缓在桌上写下了一个字。这个字代表的人，不是他们轻易可以扳倒的。

廖庆芳垂眸，也写下了一行字。两个人相视，一切都在不言中。

陈怀瑾说：“我劝你莫再查下去，便是要细究，也再等些时候。现下的时局，你并非不了解，如若因此……”

“若因此丧了性命，也不枉为官为人一场。”廖庆芳站起身，行至半开的窗棂前站定。窗外临街，有沿街叫卖的小贩为生计操劳，也有大腹便便的商贾穿梭于花街柳巷之间。掩藏在阶级背后的辛酸苦楚，唯有当事人最知其味。

“怀瑾，有些事情，我等得，置身水火的百姓却等不得。”

陈怀瑾早知会是这样的结果，心中一时如压重石，沉吟良久，他将腰上一块令牌解下，送给了廖庆芳。这是他陈家暗卫的调令，除皇命外，可直接受用于执令者。廖庆芳知道，陈怀瑾这是在用全力护他周全。

半刻钟后，廖庆芳带着暗卫离开了苏州城，临行之前，他将一封奏折交到了陈怀瑾手中。

他说：“若有一日，我无法将折中内容转呈圣上，便请你替我守住这片青天。”

廖庆芳是固执的，想将天下间的黑眼白都分得清清楚楚。可这天下的灰白浊色还少吗？贪嗔痴念，佛都除不尽。陈怀瑾站在城门外，许久没有回神。

离去的车马扬起滚滚沙尘。沙尘之下的苏州城，依旧粉白青绿，一片繁华景象。美丽的外表之下，同样有着数不尽的黑，在寂静无声地滋生。

贪欲，一直是每个人心中的魔障。要除尽这魔障，委实太难。

“你怎么站在风口？”

乔灵均突然出现，打断了陈怀瑾的沉思。

他低头看着仰着脑袋望着他的小不点儿，突然笑了。